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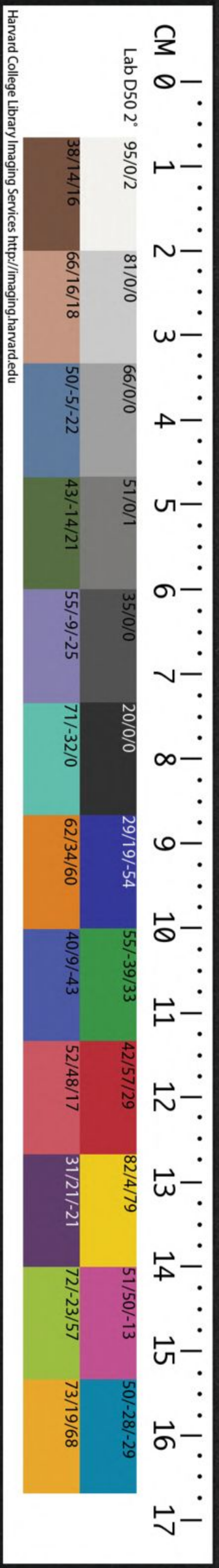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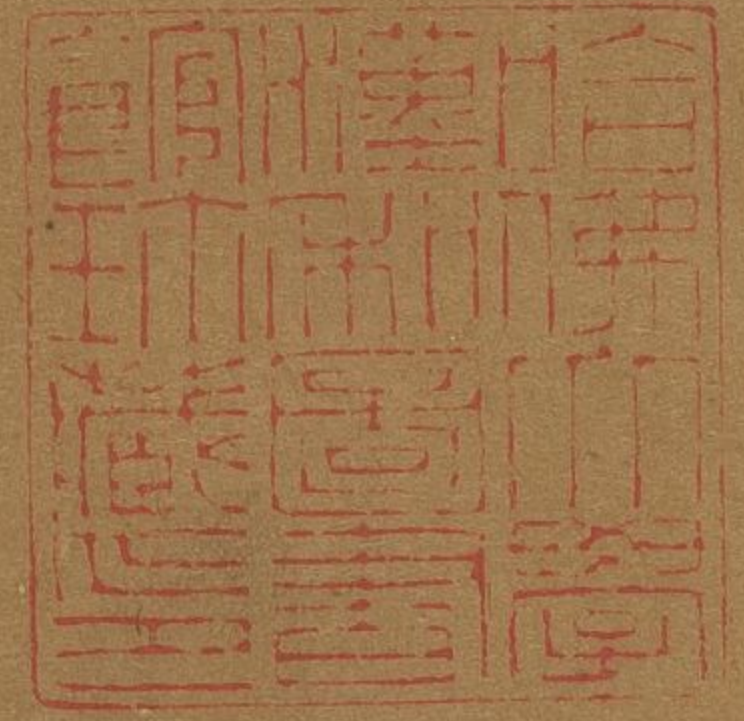
卷二百八十五之八十七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58

IT 2455/21



列傳卷第四十四

宋史二百八十五

學漢和
國書館
珍藏印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陳執中

劉沆

馮拯

子行已
仲已

賈昌朝

弟昌衡從子炎
伯祖父琰

梁適

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
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
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
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
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

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試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爲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爲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旣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洛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鬪選閭門祇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

黠羌如涇原康奴滅滅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
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
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
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
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
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
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
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
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
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旣而議刺土

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
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
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
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
焚之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
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
州於是請城傳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
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
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
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
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
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
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學士
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
以為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
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
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
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橫濱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

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管權勢所引者皆奏罷
之內外為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
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
以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義
之嬖妾答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
中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執中
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
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
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
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

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嬪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迷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于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群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揚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玘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

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王移疾不敢出沆奏

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詐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徭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
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
官又募士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
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
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
侍郎踰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
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
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
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

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
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
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
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
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
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
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
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
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
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
陳甸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
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
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
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
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
文館大學士弼監脩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
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
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

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
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
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
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朴歲滿求補郡
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
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
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辨
不已罷沆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
刑部尚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
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論者以此

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
家不敢請謚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為天
章閣侍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後與從行
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
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
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
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
南旱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
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

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為度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請文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
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
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
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
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通祀畢單恩拯與通判
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為屯田
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
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
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

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傳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克叟為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

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

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鈴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慢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專為廟享製蠶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莫敢言其失也

王旦進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致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使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為儀仗使遷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刑

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尚書知陳州真宗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

演惟演踧躅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旣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卽卧内賜告及旌纛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旣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

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
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
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
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已
仲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
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
夏人旣納款彊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
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
詭計幽燕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

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
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
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姦
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
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
行已謂不可損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閣
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
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
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仲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閣

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巳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巳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巳討之伸巳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

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巳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巳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巳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亡爲疆場患伸巳設伏擒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

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自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已
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
爲亂欲殺伸已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已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
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
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
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
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潁川郡王院伴
讀用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
辭薦昌朝自代召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

毋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
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
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對賜名邇
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旦夕大雨
震雷朝廷議脩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游雷震君
子以恐懼脩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
繕治以示畏天愛入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
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
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脩撰劉
平爲元昊所執遣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

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
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
還矣乃得不收權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初
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
小縣終不得善令請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
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
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上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

帥率多舊人猶能使威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
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屬傳鈞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
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
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入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
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
驅之死地矣以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揚崇勲李昭
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
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以抹弊之一端也又上
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

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脫裘帽賜王金斌曰今日居吳惺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子吳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吳馭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

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令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貧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爲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肴

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時被鎧甲冒霜
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
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卽不必一
列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况今
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
習使啟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
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
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
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
弊羈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

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
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
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
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
西方諸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
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
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瓦解矣其五曰綏蕃部屬
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
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疆敵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
壘蕃部旣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

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
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
也其六曰謹覘侯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
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
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
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
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
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爲間謀羗夷情狀無不預知二
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

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
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
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
士爲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
望敵知來無陷兵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
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
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
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
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
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

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旣歿附請宰相罷

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已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

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
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
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丹聚亾卒勇伉
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
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
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
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
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

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
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
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
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
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
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
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
悔有可凶可言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
群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
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

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賔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揅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剗客位以特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車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卽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

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以爲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清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弩爲一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

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熙寧更法吏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筦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未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譔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旣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

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鄰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不民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

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為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為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趾黎桓之墓丁璿也朝

廷以孫全興將兵討焉湜與王僕同掌軍事黎桓偽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僕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為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寫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

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議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為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

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交州萊蕪冶鐵
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
憂冶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
塋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學
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
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
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
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
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
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

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
於天下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
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端
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
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
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
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
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
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爲市內交於適
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卽還虞卿三

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間爲屬
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
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
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并
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
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
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
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
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

大夫陳次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
其旨意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
畿及徙成都路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
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二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
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
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靑以求珠兩國之禍
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爲
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爲
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

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
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
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
中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
此又足稱者焉

列傳卷第四十四

列傳卷第四十五

宋史二百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國軍事前書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魯宗道

薛奎

王曙

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
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
綸器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
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御丁疏
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

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
考所言爲殿最首推宗道與劉燁爲右正言諫章由
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
司遂爲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
除一守令雖資財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
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
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
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
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

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
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
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
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
龍圖閣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
吏所以爲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無下人便之雷
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

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
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
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
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
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
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旣
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

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
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
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
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
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
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
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
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終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

策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
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
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
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
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
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
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
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
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
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

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錢
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
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大常博士向敏中薦爲殿中侍
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
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
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
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
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
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戶
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

奉子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願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筭歲中積粟

三百萬征筭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

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
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
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
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
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
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
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
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
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
奎諫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

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
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
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
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
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爲
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爲群牧故事六卷上之遷
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
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

議大夫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爲給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爲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旣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

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
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
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
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脩起
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
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
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二篇列
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
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
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
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
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
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
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
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衍政事薦知介兵縣
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

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
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
滬裨將洙爲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爲過
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
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
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
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
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
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
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
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
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
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
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
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爲三等不行熙寧元
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
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

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鏞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卽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

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群書爲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仲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

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維州以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爲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卽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勲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勲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勲讒之罷爲

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畱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閭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母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交趾虐其部人款互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

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
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
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爲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
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
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
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
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
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
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
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

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
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書
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
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
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穎人見其故吏朱宥
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
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少與徐
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
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
爲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旣歿有遺腹子

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
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
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
辭疑焉詢之果爲所誣卽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
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
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
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羗斷其
歸路延慶曰兵事非無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
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救羗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

判官蔡曠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曠他道韶入朝
延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羗乘隙伏兵北闕下遣其種
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
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
迎延慶命母輒出卽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
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置都
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爲
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羣蠻中無城塹惟
樹鹿角爲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患苦詣
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使延慶

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爲利築之蠻酋訴謂
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金至拒卻之明日又
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
殺二蠻酋乃退然游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爲所據
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
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
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
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
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
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

苑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
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
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
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
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
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
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爲別隊
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
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爲區別使蕃漢無
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

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墓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旣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列傳卷第四十五

列傳卷第四十六

宋史二百八十七

闕儀言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昃等奉
勅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
鉉

趙安仁

父子子良
規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
同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
史父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
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
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

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召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秘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叅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贊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

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卽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爲推官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德轉度支郎中卽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卽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

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塋礪爲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恠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嶠至道初與張庶疑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卽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嶠至祠部郎中庶疑至太常丞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温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温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

牋奏詞敏而麗温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加戶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祆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使至道元年爲翰

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
加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丁內艱起復咸
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決大
名以扈從軍列爲行陣親御禮卑於中諸王樞密介
冑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行
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大醫診視撫問相繼
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
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
綸爲太祝純爲奉禮郎弟某爲光祿寺丞湛爲大理

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
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
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譔曉音律妙於奕棊筆法
適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
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
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
記室參軍温舒三子沆灊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
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
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爲
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爲

安撫使未行罷爲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

甲科補秦州司寇叅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上言本州權酷斗量

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挾本司署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

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貧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賈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

者衆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選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季錄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

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即關下青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請於水草請就牧放從之召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之責加無上殿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

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
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構冕懼反坐乃求
寢息會愆兩嗣宗請對言孔冕為王曾所訟儻朝旨
鞫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緋
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
訟堂行首李永錫坐賊除名復引文舊職尋送銓授
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
為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
行制命及冕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為縣史坐為本
部節度市羊不輸筭除名及訟堂闕人李濟以其魁

梧因選擬官復用為副行首在首祇事四年陳牒乞
班叙用因復送銓首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
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明年十月嗣宗復請
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亢
鄆若兩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
在人口王曾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
章以聞真宗語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
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
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
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

再鞠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副宗復對旦謝前
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
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
副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庶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
副宗願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
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副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
放既醉稍倨副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朕
元首何足道也初副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稱擢
首科故放及之副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無异之家
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姪

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圍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
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
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高陽避之
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副宗知邠州兼邠寧環
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
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
語為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副宗
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
州發邊肅姦贓肅坐貶副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
邊肅為去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

寇準為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
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
為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
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
改靜南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
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為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
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
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
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
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

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
宗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
醜言凌挫羣類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贇邢昺七十
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
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
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為文而札尤甚
奉祀之歲近臣皆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
揮盛德慮為後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
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

奉官閣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爲淮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與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曾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爲誣召賜金紫擢

禮部郎中逾月爲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聞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

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費所司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入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悞無所建明真宗卽位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

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秘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熈朝錄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爲秘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

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
愛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
稅知靈池縣劉均榮齊舉為御史臺推直官并監察
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
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
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閣門使王
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
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紘悉得其寃抵卒罪降遵
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
南有聲會擗讓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

之正位每災異輒聚輜輳黃讚喟于其間何以示中外
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遷侍御史
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
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為守禦備舉种世
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事權同判
流內銓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
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前
此劉隨為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徙
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
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

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移任子恩
官其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爲閤門祗候鎮
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
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驥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
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
千斛爲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閤門使留再
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
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爲
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

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卽真授其任擢宗正丞
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
趙普傳太宗卽位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
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
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
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
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
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召拜秘書丞賜緋魚受
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卽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
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

策乎奏議曰臣愚以爲不可干戈不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來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

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

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
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托太宗製九絃琴五
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
時稱安仁李諤揚億辭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
遷太常丞真宗卽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上
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
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
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
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
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

副夏候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舜有將校笞所部
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
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
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
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卽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
林學士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
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
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是館
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
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

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
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為解將辭復
左衽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
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
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
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
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
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
他其敏於酌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
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
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
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
制度置使判兖州禮畢復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
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
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
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誚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
卿舊制官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
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

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
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
是夏又爲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
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
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遂詔諸司掌常
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
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
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溫瑜爲大理寺
丞良規爲奉禮郎承裕爲正字安仁質直純慤無所
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

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婦給養其甥董靈運幼躬
自訓導爲卑婚娶幼少與宋元興同學元興門地貴
盛待安仁甚厚元興蚤卒家緒寢替安仁屢以金帛
濟之善訓諸子各受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
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子自雋校三
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
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
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
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爲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

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郭張子思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正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閤殘稅二分為官伐荒以給河歸或以為須

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為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贈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稠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擲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

幕府彥博及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爲檢詳吏房文字
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
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
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
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
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
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
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丞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
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
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

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奉隙
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
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
動爲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
卽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君錫素
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卽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
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
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隊澶三州河南府徙應
天因清門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

宋史及傳卷四十六
臣蔡抗蔡挺之瑩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頗爲宋白所黜

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叅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秘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卽位復爲秘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蘓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秘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

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
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
治之坦途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
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
鎬刁術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
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
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
所歸者仁恭已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
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
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難苟能慮未乃可防閑

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
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
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
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
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
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
叅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
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
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孽是平本仁本義
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

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
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
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
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
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
萬彙尤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
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
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
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
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頃之預脩冊府元龜

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
御史舉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翱數有章奏建
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
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
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
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實中等者
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
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
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
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勳

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
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
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
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
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
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
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
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
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
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爲製崇

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
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
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
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
爲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
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爲
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
侍郎叅知政事判禮儀院文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爲
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叅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

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如廁眩仆
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
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三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
之又覩所居陋弊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
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
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
像示之賜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
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
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
不叅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

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
應答該辯一無疑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
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
旣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
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
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
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憂協其兆而忠
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
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陳沆同命雖去

沉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
家能睦爲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
剛復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禍遂貽終
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
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
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
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
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
志爵祿甘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四十六卷終

